

『这是几代人一直传下来的心愿』

徐博龙

不久前，在浙江舟山召开的“探索历史故事的新价值”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不时提到舟山普陀区渔民营救日本“春日丸”号船员生命的历史故事，让我回想起12年前收到的一封信。那是“春日丸”号船长的第八代后裔佐藤亮辅寄来的知识产权委托书，同意将“春日丸”号船模和气仙沼市一舟山市友好纪念碑的形象用于制作纪念章，促进两国民间友好世代流传。

1752年，日本气仙沼市“春日丸”号商船在旅途中突遇风暴，幸得舟山渔民出手相救，成就了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春日丸”号船长的第八代后裔佐藤亮辅，自1993年起先后5次访问舟山，续写着两国民间交流的友谊故事。

日本商船获救

1752年11月，日本气仙沼市大型商船“春日丸”号满载着卷烟、海带、鱼虾等货物，从气仙沼起锚扬帆驶往干叶县铫子港。不料途中突遇风暴，船上动力系统严重受损导致无法继续航行。船长及其12名船员在海上漂泊了4个月之久，眼看船上水尽粮绝，船员们心灰意冷。

忽然间，远方出现了一座中国的秀丽岛屿——桃花岛，“春日丸”号商船慢慢地随风漂向桃花岛塔湾，船员们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呼救。听到微弱的呼救声，淳朴的桃花岛龙头坑村（今塔湾村）渔民立即推舟入海，以最快的速度向“春日丸”号靠拢，迅速将奄奄一息的13名日本船员营救上岸，并安置在离沙滩不远的白雀寺内休养。

龙头坑渔民勇救日本遇险船员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桃花岛。附近的村民们纷纷伸出援手，热情款待落难的远方客人，使他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一样的温暖，船员们从心底里感激桃花岛渔民的救命之恩。

次年3月，船员们怀揣着定海知县致日本政府的官函回国。临行前，船员们身穿和服，眼含热泪，表示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的救助，日后定要报答救命之恩。回到日本后，船员们对桃花岛渔民的救命之恩铭记于心，立志报答，但都无缘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了却这个心愿，有的还在临终前立下遗嘱，嘱托儿女们千万别忘了中国渔民的恩情。

感激之情历经几代

1992年5月，舟山市市长率领渔业代表团到日本气仙沼市考察。当地几十名男女老少异口同声地说：“谢谢救命之恩！”人群中有一位日本水产企业家名叫佐藤亮辅，他是当年“春日丸”号船长的第八代后裔，他拿着一本记载其先祖与舟山人民生死之情的文史资料集《“春日丸”漂流记》，表示要完成祖先夙愿。

当年9月，舟山市及桃花镇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并拜访了佐藤亮辅一家。佐藤亮辅拿出当年“春日丸”号的遗留物：一只竹篮、一把扇子、一只碗……这些物品用布包着，保存完好。他说：“这些遗物总令我想起先祖与舟山人民的情谊。”佐藤还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只装满沙子的小瓶，激动地解释：“这是舟山桃花岛千步沙滩的沙子，我的祖先就是踏着这些沙子走向新生的，我要永远保存下去。”

1993年1月，舟山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正式向佐藤亮辅发出邀请函。为了带给舟山人民一份真挚的礼物，佐藤亮辅特地请日本著名巧手能人仿照当年先祖遇难的“春日丸”号古帆船，制作了一艘月牙形古舟模型，赠予舟山市。现在，这座模型作为中日民间友好的见证陈列于舟山博物馆，向更多人讲述这段历史。

当佐藤亮辅踏上祖先当年获救的地点——桃花岛时，他难以抑制胸中的感激之情，不断地向欢迎他的桃花岛居民鞠躬、道谢。他说：“从我懂事起，长辈就一次次叮嘱，一定要去中国报恩。这是几代



人一直传下来的心愿，今天能在自己这一代实现，实在是人生之幸。”1995年11月，气仙沼市一舟山市友好纪念碑正式揭牌。黑色的石碑上用中日双语图文并茂地讲述了1752年的那一段动人故事。在舟山市定海公园举行的揭牌仪式上，气仙沼市市长小野寺信雄深情地说：“我相信两市人民的友谊会长久地保持下去。”

友好情谊世代相传

2002年10月，佐藤亮辅的妻子偕女儿专程赴桃花岛看望曾经去过日本的水产研修生，并走访了白雀寺、千步沙滩等祖先们所到之处，向孩子们讲述过去的故事，将中日民间的友好情谊传递到下一代人手中。

2007年9月，应气仙沼市和佐藤亮辅邀请，舟山民间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佐藤先生邀请代表团成员到家里做客。他拿出一本发黄的食谱，上面用毛笔记载着世代流传的“春日丸”号的故事，他一页一页翻着给大家详细介绍，脸上时而深沉，时而喜悦。突然，他起身拿来几块鹅卵石，高兴地说：“这是专门从桃花岛东海大沙滩上捡来的，每当我看见这些鹅卵石，就会想起我们的祖先在海上遇难被桃花岛渔民救起的情景。因此，我也把这些鹅卵石当成前辈们获救生还地的见证物，用来作永久纪念。”

启程回国前，佐藤亮辅的儿子佐藤俊辅前来送行。当大家互相握手道别时，这位“春日丸”号船长的第九代后裔紧紧握着中方代表团团长的手久久不肯放开，眼睛里充满着感激之情。

至今，我仍保留着佐藤先生当年寄来的知识产权委托书，这份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珍贵史料。

法国摄影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布鲁诺·巴贝——

用镜头讲述多彩自信的中国故事

刘玲玲

海客谈神州

见到布鲁诺·巴贝之前，他的作品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从天安门广场上欢迎外宾的学生，到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再到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巴贝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拍摄的彩照，记录了一个具有时代印记的中国故事。1973年以来，他已经访问中国20多次。他说，他的镜头里是一个“越来越多彩和自信的中国”。

4公斤的“大块头”——“我用我的镜头见证和记录了中国的巨大变化”

去拜访巴贝这天，巴黎天气很好。在久违的暖阳下，巴贝一边展示自己的作品，一边向我讲述了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这本画册呈现的就是我看到的中国。”刚落座，巴贝便向我展示了一本名为《中国的颜色》的厚重画册。这部重达4公斤的“大块头”里，收录了巴贝自1973年以来在中国拍摄的300余幅彩色照片，时间跨度长达46年，拍摄地点涉及中国20多个城市。

翻开这本画册，人们会跟随这些极具历史和美学价值的照片穿梭于中国不同的年代与城市。这些照片里，有上世纪70年代天安门广场挥舞中法两国国旗的小学生、80年代桂林漓江的船夫、90年代在照相馆拍婚纱照的新婚夫妇，有新世纪上海黄浦江畔的林立高楼，还有几年前青岛啤酒节上的人群……“我用我的镜头见证和记录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巴贝自豪地说。

巴贝与中国的故事始于1973年。当年9月，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访华，巴贝作为随行记者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背着装有柯达克罗姆反转片的尼康相机和徕卡相机，拍摄了两国元首会面的珍贵历史瞬间。访问结束后，巴贝延长了签证的停留期限，深入中国其他城市记录中国人的生活场景。

在那时，无论是中国摄影师还是外国摄影师，能用彩色胶片拍摄中国人普通生活的极少。巴贝成为世界知名的马格南图片社中第一个用彩色胶片拍摄中国的人。他在北京拍下了清晨时分身穿灰色中山装、骑着自行车穿过天安门广场的普通市民，在上海拍下了黄浦江两岸的潮湿弄堂，在成都拍下了按压机泵给居民分配自来水的白胡子老爷爷……巴贝拍摄的很多照片被刊登在欧洲、美国等地的媒体上，为当时的读者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这段拍摄经历也激发了巴贝对中国强烈的探索欲望。“中国有着广阔的土地、古老的历史，同时又在现代化建设的路上前进着。作为一名摄影师，能记录和见证这些发展和变化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巴贝说。

20多次到访中国——“中国的变化汇集成一本讲不完的故事书”

第二次来中国是1980年。巴贝去了北京、上海、成都和桂林。在他的镜头里，那个时候的中国生机勃勃，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我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张开双臂拥抱世界的崭新面貌，



看到了中国人民努力投入国家建设的昂扬风貌，因为这是我时隔7年后故地重游，所以感受格外深刻。”巴贝回忆说。

从那以后，巴贝又多次前往中国不同地区，记录着近50年来中国社会的点点滴滴。到目前，他已经20多次前往中国拍摄，时光淌过这些照片，一个愈发美丽、自信的中国呈现在人们眼前。

被问及中国最大的变化在哪里，巴贝翻看画册说，最直观的变化是色彩的丰富。“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人的服装变得多姿多彩，更体现在城市越来越缤纷多元、人们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科技创新层出不穷。”巴贝解释说：“这背后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自信。”

上海是巴贝很喜欢的一座城市，在他的作品集里，留下了上海不同时期的模样。1973年第一次去上海时，他在黄浦江畔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的一侧是成片稻田。20年后故地重游，照片里的同一位置已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2010年再度来访，正在举办世界博览会的上海让巴贝觉得“现代又时尚”。2012年，上海在巴贝眼里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化大都市了。“人们能从照片上直观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变化，而这只是中国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缩影。”巴贝说。

每一次去中国，巴贝总会抓紧时间尽可能多去几个城市，这也使得他对中国交通的迅猛发展感触颇深。“上世纪80年代我要去成都的时候，交通并不方便。我需要先到达重庆，然后从重庆坐车前往成都。”巴贝说：“而今天，中国的机场现代又便捷，中国的高铁也是四通八达。”

巴贝说，他镜头下记录了一个日新月异、生机勃勃的彩色中国。“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故事，因此，中国的变化汇集成一本讲不完的故事书，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语言讲给世界听。”他的语气自豪又坚定。

43年后的重逢——“我很希望透过自己的镜头向人们讲述更多的中国故事”

翻看巴贝的照片不难发现，人是他拍摄的重点，人物和环境共同组成了构图精妙、色彩和谐的画面。这一张张照片串联起不同时代的记忆和故事，而在拍摄中遇到的真诚质朴的中国朋友也让巴贝对中国饱含深情。

1973年，巴贝在上海随蓬皮杜总统出访时，在虹桥机场的欢送队伍里捕捉到一个瞬间：一个小女孩在雨中挥舞着红丝巾，绽放着美丽笑容。那时的巴贝为自己拍到了一张精彩的照片而欣喜不已。他没有想到的是，2006年《旧闻周刊》对巴贝的报道里使用了这张配图，当年的女孩已经50多岁，她认出了自己并设法与巴贝取

得了联系。2016年，两人终于在巴黎相见，巴贝还亲手签赠了这张照片送给她。

巴贝讲起这件事时仍是满脸的不可思议：“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和几十年前拍摄的人物再见面。我们都很激动。她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群众欢送队伍的热情。她让我记起了第一次在中国遇到的热情、真挚的人们，这些人也是我喜爱中国的原因。”

出于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喜爱，巴贝近年来除拍摄照片外，还通过展览、授课等方式为中法两国摄影爱好者提供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2019年7月，布鲁诺·巴贝的摄影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展出了巴贝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拍摄的49件彩色照片。巴贝说，热情的中国观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这些照片留在了中国，之后它们将在更多的城市展览。除北京外，巴贝还在昆明、上海、平遥等城市举办过摄影展。展出的彩色照片唤起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回忆，也让过去只能通过黑白照片想象历史的人们有了更真切的感觉。巴贝还在北京和深圳举办摄影交流课，与中国摄影爱好者们交流心得、分享经验。未来，巴贝计划与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合作举办中国主题展览，让法国民众近距离欣赏不同年代的“彩色中国”。

“摄影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我很希望透过自己的镜头向人们讲述更多的中国故事。”巴贝说。40年前在成都，巴贝拍下了杜甫草堂里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红墙。今天，巴贝计划追寻着杜甫、李白等中国伟大诗人的足迹，去往中国更多的城市。他笑着说：“我要离中国更近一些，才能感受和捕捉到更多细节，用镜头语言将这些美丽的故事传递给更多观众。”

图①：布鲁诺·巴贝。资料图片

图②：1980年巴贝在上海拍摄的正在下跳棋的小学生们。

图③：1980年巴贝拍摄的广西桂林漓江风光。

巴贝供图



感受萨拉曼卡的文学呼吸

蔡潇洁

在西班牙托尔梅斯河北岸，有一座美丽的古城。建造它用的石头并非常见的灰色，而是温暖的黄色。在阳光下远远望去，整座城市泛着金色的光芒。这就是萨拉曼卡。

萨拉曼卡是一座文化之城。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萨拉曼卡大学便建在这里，是西班牙从中世纪到现代历史文化的见证。它也是一座建筑之城，拥有美丽的城市广场和宏伟精致的古老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它还是一座活力之城，大学城的浓厚氛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年轻学子，充满国际与青春的气息。

在这座欧洲文化名城拥有的诸多身份中最真实的底色，当属文学。任何一个亲近西班牙语文学的人来到这座城市，都感受到这里自然散发出的浓厚文学气息。

城市中心——马约尔广场旁边，坐落着阿纳亚学院——萨拉曼卡大学语言文学学院。它稳居城市中心，彰显着文学在这座城市中的超然地位。自古以来，这座拥有

上千年的历史的城市与文学结缘，有众多优秀作家曾经在这里居住、生活，在这里著成的各类优秀西语书籍更是不计其数。

在银匠式风格的古老校门正对面的阿纳亚广场上，矗立着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卓越诗人路易斯·德·莱昂的雕像。这位黄金世纪抒情诗大师，以简朴真挚却又精确优美的语言讴歌大自然。他毕业于萨拉曼卡大学，并在此任教，他所开创的“萨拉曼卡派”也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两大重要诗歌流派之一。

广场往南不远的老城区一隅，有一处独享静谧的花园。这座带有安达卢西亚风情的花园名曰“卡利斯托和梅莉贝娅的花园”，是为纪念中世纪晚期费尔南多·德·罗哈斯的名作《卡利斯托和梅莉贝娅的悲喜剧》（又名《塞莱斯蒂娜》）而建，作者塑造的人物塞莱斯蒂娜是世界文学中一个极其鲜活经典形象。罗哈斯曾在萨拉曼卡大学学习法律并获得学士学位，虽然在这部文学经典中并未指明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但相传故事或许取材于此地，因而这座纪念花园便于1981年建在

了这里。曼妙的葡萄藤缠绕着带有异域风情的奇花异草，平添一份浪漫情致，伴着小喷泉的汩汩流水和啾啾的鸟鸣声，仿佛那位美貌的贵族小姐随时都会走出来，在观景露台眺望老城的风景，幽幽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

同样离阿纳亚广场不远的一条僻静街道上，在一家精雕细刻的古老宅门外，挂着一块毫不起眼却让人肃然起敬的牌匾：米盖尔·德·乌纳穆诺之家。他是西班牙学界巨擘，曾出任萨拉曼卡大学校长。他坚持真理、追求自由的一身傲骨长久地被世人传颂，成为西班牙知识分子和民族精神的代表。今天，乌纳穆诺故居已成为一座博物馆，里面不仅保留着他的生活用品与写作手稿，同时也是一座学术研究中心，不断汇集着当代学界对乌纳穆诺的最新研究。

萨拉曼卡的文学气质蕴藏在这座古老城市的一呼一吸之间。不起眼的布告小广场上有头戴贝雷帽的当代著名女作家马丁·盖特的半身纪念雕塑，她在萨拉曼卡出生、成长；随意迈进一家咖啡馆，你

都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现代著名作家贡萨洛·托伦特·巴列斯特尔真人大小的雕塑正坐在他旁边的咖啡桌前，那是他当年流连并写作的地方；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和埃斯普龙塞达等文学大师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过这座城市。萨拉曼卡的形象，在反复的文学述说中，变得或神秘，或优雅，抑或奇幻，这些虚构而立体的形象与现实中和敦厚的古城重合在一起，影影绰绰，勾勒出一个由万千文采汇聚而成的文学之魂。

萨拉曼卡城南侧的托尔梅斯河上，架着一座罗马桥，离桥不远的地方立着一个失明老人和半大男孩儿的雕塑，他们正是西班牙第一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的两位主人公。书中讲述，出生于托尔梅斯河畔的男孩拉萨路因为家贫，离别母亲，跟着失明老人讨生活。他们来到罗马桥畔，见有一只形状像公牛的石兽，失明老人骗孩子说石兽体内有轰鸣声，让他去听，却捏着他的脑袋使劲一推，撞得生疼。孩子如梦初醒，就此告别童年，步入成人的世界。这正是《小癞子》中的一个经典情节。

如今，这一老一少仍然站在那里，似在窃窃私语，又似各怀鬼胎，那神态栩栩如生，使人不禁感叹虚构的文学与现实在这座城市里早已完美地融为一体。小癞子顾盼神飞地望向日夜不停流淌的托尔梅斯河水，那水正如时光流逝，静默而恒久地守望着这座传奇文学古城的历史与未来。



本版责编：王佳可 王迪 杨一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